

汉诗新韵

忠诚之歌

——观看湘剧《忠诚之路》有感
金铁龙

群英荟萃大舞台，
艺术佳节幕帘开。
重现英雄悲壮卷，
演绎先贤奋起篇。
绝地反击真豪气，
断肠明志鬼神泣。
闯西子第六千兵，
湘江白浪挽英魂。
为有牺牲多壮志，
红旗不倒血染时。
湖湘儿女心性烈，
情义担当生死别。
高腔回荡震厅堂，
戏演真情意味长。
艺术大餐人民品，
更喜看剧有传承！

雨中新市镇

（外一首）
欧阳白

雨中的新市镇没打伞
光脚站在青石板上，向着灰蒙蒙的天空
左手牵汨江
笼堤的樟
右手挽溺水
垂钓的柳
梁家祠轻喊了声“喂……”
下城隍司的老尼
不疾不徐，回到白云寺禅坐
白云之上，依旧毫光照大千

打伞的是我们，站在
汨江边上，十个古朴的码头
随着捣衣声渐渐远逝
如十个挂在江畔
愈远愈小的省略号……
而又隐隐约约
于天际回响
记忆频来入梦
亦如回声轻轻地敲着
张开的雨伞
张开的耳膜
童年原来没有走远啊，特别是
那一座座瓦堆的塔、壶悬的塔、砖砌的塔
平常形色暗淡沉默
一到中秋
就会浑身红火，映出漫天霞彩，万道金光

春意

我从一棵草的生长
看见春天其实是
从泥土中出来的
正如我看见花的盛开
是绿枝末梢的一点点痛感
正如我看见那花的红
其实是汁液般的血
正如我看见那花
其实是从树枝的脉管中涨出的春意
正如我看见那春意其实是一点点痛
一点点红
一点点追逐而至的潮涌

我能想象的故事和情节
都源于春天这本被翻烂了的书
我从翻烂的书页里
看见自己像一只蚊子
仔细
沉稳
嗜血
紧紧盯着这春天新鲜的细节
生怕自己
浑噩而愈
饥饿而死

冰 韵

丁以绣

牛年将尽，虎年渐近，又一个新年来了。如今，岁尾岁首推选年度词语成为一大社会看点。沐浴着2021年最后一缕朝阳，望着窗外四环路上彻夜不息的车流，耳鼓充斥着巨大的轮胎摩擦马路的噪音，我突然想到，如果让我选择一个词作为2022年的年度词语，我就选“气”字。

气，应该是五百以内的常用汉字，估计每天每个人都要用多次。年底老板加薪发奖金，高兴了，脸露喜气；张三奖金多些，不高兴了，多少会生一点闷气；诸事顺遂，常谦虚说那是运气；道路坎坷，不免抱怨晦气，或有怒气，有时不免垂头丧气。晨起，总想走出室外呼吸新鲜空气，当然，有大气专家说污秽之气彻夜高空聚集后趁晨露下沉，还有四处弥漫的是绿植夜晚排出的二氧化碳，你呼吸的不是一日之中最富氧气的空气；傍晚，看夕阳西下，年轻人想到的是明日再战的心气，老人看到的是苍凉的暮气，如此等等。从早到晚，男男女女都不时用“气”来表情达意。究其原因，

是因为“气”是中国哲学的基本概念，千百年来已经成为中国人日常思维的基本要素了。

古人对气多有论述，或视为宇宙中无形可见的极细微物质，或视为宇宙的本源，也有认为气是生命的体现，“有气则生，无气则死，生者以其气。”更有将气上升为道德精神层面，认为气是一种道德境界，充塞于天地之间。《说文》说：“气，云气也。”这是气的本意。《左传》讲阴阳风雨晦明六气，《国语》的气是指天地阴阳之气，《老子》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气是阴阳冲和之气。《孟子》讲的是浩然之气。“浩然之气”充盈，至大至刚，则成为“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大丈夫，这让多少中国人挺直了腰杆！孟子的气最有诗意，数千年来成为中国人的精神之气。

回溯传统不能绕过孔子。在《论语》中有四处用到气字，现代人最熟悉的是孔子讲的“血气”之“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

在得。”朱熹从医学角度理解此处的“气”。有人认为，孔子所说的“血气”，指的人以生理为基础的精神状态，而孟子“浩然之气”则指的是以心理为基础的人的精神状态。这种解释让人耳目一新。

虽已远离古人，但一气贯通，一脉相承。千百年来，“气”字的家族发扬光大，色彩缤纷。我们当下用“气”方便，也格外需要用好“气”。

对父母，要恭敬桑梓，添加福气。
对朋友，要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工作时，要有生气，不要生气，要有点锐气，多点底气，保持朝气，遇事不失雅气
大气，少点书生气迂腐气，必要时可以当当淘气包，当当气门芯降降气压撒点气。

干事业，大气度，大气量，在理直气壮、气冲斗牛中气定神闲，在气鼓鼓、气哼哼中中心平气和。尽可能一鼓作气，不时相互打打气。

写文章，养点文气，长点气韵，少气贯长虹，始终有人间烟火气。

生活中，远离戾气晦气，拒绝阴阳怪气，饱有生气心气天气真气，可以有点孩子

气。

做人，不能没有骨气，哪怕有点呆气，也不要有傲气，警惕自己始终持有清气，远离浊气，追随向上风气。

说话时，多带一点和气；办事，多讲一点局义气，少点蛮气江湖气，不要痞气匪气霸气。

言谈举止，少气宇轩昂，气势汹汹，气不打一处来。气头上不说气话，也要少点火焰，守住气度，学点儒雅之气。

多锻炼，血旺气盛，意气风发，添点气色，长点血气。

说不完道不尽的“气”字。最后，我认为最有资格说“气”的是“围棋之神”吴清源。大师以手谈为业，以弈棋立身名世，成一代宗师，黑白之间纠缠的就是多出一口“气”。大师自传《中的精神》出版后，我总想在其中找到老人家讲“争气”的锦囊妙计，可通篇读下来，没有见到一字讲如何争一气之长短，而是始终讲棋盘宇宙中的阴阳中和，讲“天地之大德曰生”。文武之道，舍得之本，气之长短，像气一样，看不见摸不着，化在天空了……

艾华林

日月经天，江河行地。自古以来，河流不仅是一个地方的诗意和灵魂所在，也是一个地方赖以生存发展的生命之源。在我的家乡，有一条发源自广西的河流。它一路奔腾，一路欢歌，溅起了无数浪花，也滋养了沿岸的美好诗意。

当这条自猫儿山奔流而下的河流途经邵阳县境内时，它渐渐地舒缓平静下来，形成了一条清澈秀美的宽阔大河。大概因为此地是古夫夷侯国的所在，人们便将它称之为夫夷河或夫夷江了。“清清水夷水，蜿蜒流远方，诉说着岁月的沧桑，演绎着尘世的无常……传递着众生的祈愿……九曲河床呵起伏波浪，谁是照亮前程的灯塔啊？”诗人李青松在歌曲《清清水夷水》中发出了这样的疑问。

11年前，一个除夕的前夜，我自深回邵与自京返邵的李青松在塘渡口古镇相遇相识。那天，我们与家乡的文友们欢聚一堂，谈诗论道，言笑晏晏。席后，李青松和我漫步在夫夷河畔的夜色中，我一边听他讲述邵阳县的文化历史，一边欣赏沿岸的美好景致。在流连忘返的景色中，在沿岸灯火的辉光里，我发现幽静的夫夷江面上，因为鱼儿的偶尔跳跃而溅起的“江花”闪烁着迷离的星辉，让我心生欢喜。而彼时，我并不知道，上世纪80年代初，一批生活在夫夷河岸的有识之士，开始筹划创办了邵阳县新时期以来的第一个群众文艺园地，就命名为《江花》。

古夫夷侯国，今邵阳县也，历经千年，人们辛勤劳作，仍然因为僻远的地理位置和气候症状，而在经济发展方面落后于相邻的几个县市。虽如此，但在夫夷河激荡的岁月长河中产生的文艺“浪花”，早在一千多年前就绽放出了耀眼的光华。以“一牒三启”名闻后世的晚唐咏史诗人胡曾就有149首，整整两卷篇幅的诗文收入官修丛书《四库全书》。其诗文不仅被古代话本和通俗小说广为引用，还被旧时代的学馆用作蒙学教材。由此可见胡曾诗文成就之高。

自以咏史诗铭史和以散文定国的晚唐诗人胡曾以降，宋代诗立史林、意超众境的客旅诗人陈与义；玄理精深、参透自然的明代简蟠龙；声律雅韵、清逸古典的“声律启蒙”之清代宗师车万育，以及简昌璘、刘纪廉、孙雪明、曾沛霖、车春涵、刘孝治、王尚贤、吕律、车万旗、车望湖；至近代诗史交融、浑然大气的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的奠基者、诗人吕振羽……赓续了夫夷河流域的千年文脉，在中华民族广袤的星空绽放了灿烂的文艺光辉。

如果说天堂是博尔赫斯想象的图书馆的模样，那么，诞生在夫夷河流域的《江花》，就是培育本土文艺人才的“后花园”。《江花》杂志扶植推出了大批文艺新人。其中有很多优秀作品频频见诸国家级报纸杂志，并时有作品在全国性评奖中获奖。

然而，因为种种原因，《江花》于1987年停刊了。虽然这本开创了邵阳县新时期文艺新风的阵地荒芜了三十余年，但这期间，县里青年追求诗和远方的理想主义情怀并未就此沉寂，涌现出了众多新时代的诗意抒写者和网络作家，呈现出了蓬勃旺盛的生命力。其中以网络小说《遍地狼烟》入围茅盾文学奖的李晓敏影响力最大。

如今，时过三十余年，在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之际，《江花》以图书的形式正式复刊，可喜可贺。我在读了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复兴号《江花》之后，心情久久难以平复。认识诗人李青松十多年了，我们虽然相距千里，但时常互致问候，探讨诗禅美学。李青松少负诗名，曾北上任《青年文学》诗歌主持，创办《新诗界》，举办“新诗界国际诗歌大赛”，为新诗事业贡献了诸多心力。近年来，他继续为家乡文艺事业贡献心力。在历时8年之久主持编选出版邵阳县千年文选《夫夷文溯》之后，他又积极筹划复刊出版《江花》，真是劳苦功高。

夫夷“江花”红胜火，愿家乡的文艺事业在《江花》的复兴中更上一层楼。

夫夷『江花』红胜火

新人

父亲的
那溪我的家

新人推介：胡扬平，60后，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系。现任职于湖南省洞口县邵溪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处，热爱文学，已在网络及报刊发表诗歌600余首。出版了诗歌集《捡拾青春漏去的时光》，与人合著《蔡锷传》，编剧的电影《家在邵溪山脊见》已完成拍摄。



胡扬平

小时候常见不着父亲，母亲告诉我，他去远方讨生活了。远方的概念很模糊，据说是晚霞落下去的山脊见里。它的名字叫“nuo”溪，就是“那”字上头加个草头。许多人就叫它“那”溪。

有一天，父亲回来了，扛着一截木头，很疲惫的样子。 he说是昨天下午动身的，走了十几个小时的路。我顾不上这些，傻傻地嚷着要父亲把“nuo”溪”写给我看，他满脸的无奈。父亲是个正儿八经的文盲，看他在生产队领东西时签的名，总让我想起历史书上介绍的甲骨文。但他很会讲故事，会讲湘黔古道的往事，会讲宝瑶驿站的民俗，会讲放排、打野猪的惊险，还会分享捉青蛙、挖竹笋的喜悦，也有五步蛇或竹叶青及大土蜂伤人、甚至还有放蛊毒的恐怖。我听得津津有味，也时常会毛骨悚然。“神秘”便成了我心中那溪的第一印象。

时光流逝，阴差阳错，在父亲去世后的第一个春天里，一纸任命让我一脚踏进了那溪，踏进了这个神秘、美丽却戴着贫困帽子的瑶乡，这个深藏在雪峰山腹地的天然氧吧。小草欢迎我的到来，在春天的暖风里绽开了笑脸；群鸟欢迎我，用甜甜的歌声为我接风……我出生在贫穷的农家，也是蒲公英的命属，随风飘荡，遇遇而安，遇土扎根，遇雨蓬勃。望着这块浸渍过父亲汗水的土地，我心中默念无数次，祈求瑶乡风调雨顺，祈祷同胞们幸福安康。我也一直叮嘱自己，栽几棵常青树让鸟有居，种几株不谢花四季芬芳，干几件漂亮事造福于民，写几首抒情诗自我欣赏。

到那溪，“龙头三吊”是必须去的打卡地。峡谷幽长，林茂壑深，三级瀑布像长长的白练从天而降，雄浑的、交响乐似的水声让人的视听神经瞬间达到异常的兴奋与活跃。在“一线天”（俗称“夹凉饭”），你看到的不只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更多的是感受先辈放排的艰辛！后来我去了宝瑶，去寻找父亲讲过的故事。在千年鸳鸯银杏树的下